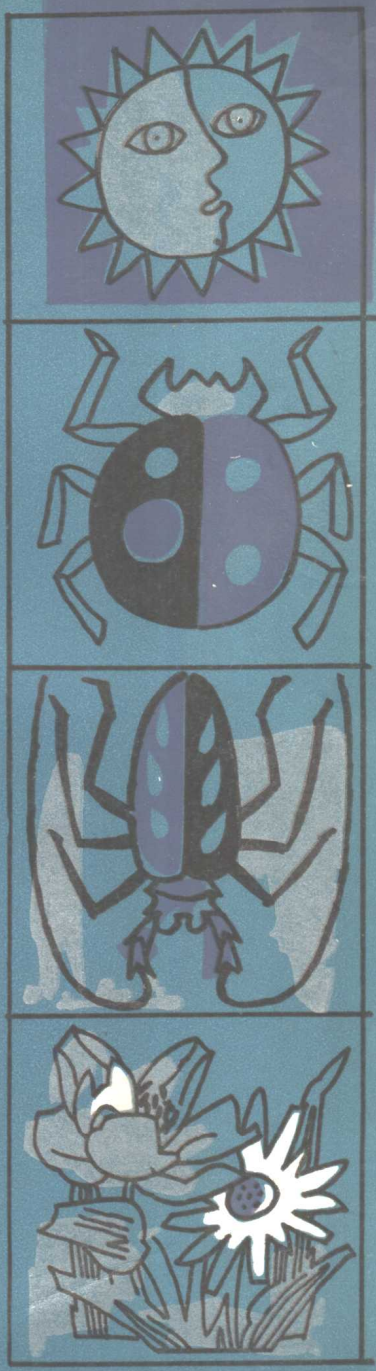




格 拉 宁

奇特的一生

当代外国文学



奇特的一生

(苏) 格 拉 宁 著

侯 焕 闲 唐 其 慈 译

外 国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 九 八 一 年 · 北 京

ДАНИИЛ ГРАНИН
ЭТА СТРАННАЯ ЖИЗНЬ

据Д. ГРАНИН, «ВЫБОР ЦЕЛИ»
(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,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Е
ОТДЕЛЕНИЕ, 1975)译出。

封面、扉页：秦龙

奇特的一生

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0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印刷二厂印刷

字数 101,000 本 787 × 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5 $\frac{5}{16}$ 插页 2

1979年8月北京第1版 1981年1月北京第2次印刷
印数 150,001—181,000

F 5 0208 3

定价 0.37元

目 次

第 一 章	作者想着怎样吸引读者，读者寻思 值不值得看下去.....	1
第 二 章	谈谈爱的起因及其奇异之处.....	9
第 三 章	作者介绍一些情况；不用说，这些 情况全值得惊叹和发人深思.....	13
第 四 章	谈谈有什么样的日记.....	17
第 五 章	谈谈时间，谈谈自己.....	25
第 六 章	作者想追根究底，了解事情的起源.....	33
第 七 章	他的方法是怎么起的头.....	39
第 八 章	这一切需要多少代价，这代价值得 不值得付.....	55
第 九 章	作者照例要做到自圆其说，并找出 一个人人满意的公式.....	58
第 十 章	本章由柳比歇夫亲自定名为《论因 子总量》，兼论由此得出的结论.....	62
第十一章	谈谈某些学者的一种特性.....	79
第十二章	一切都得付出代价.....	90
第十三章	谈谈矛盾.....	96

第十四章	幸福的倒霉鬼	113
第十五章	本章最好题为“考验”	136
最后一章	感伤和自白	148
格拉宁谈《奇特的一生》的创作		160

第一章

作者想着怎样吸引读者， 读者寻思值不值得看下去

谈这个人的事，很想做到实事求是，又想写得生动些。这两个要求很难捏到一块儿。只有在不一定要实事求是的时候，事实才会叫人感兴趣。本来嘛，可以想办法发明一种新颖的手法，用它把事实炮制成引人入胜的情节。又有秘密，又有斗争，又有险风恶浪。同时又翔实可靠。

比方说，满容易把这个人写成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孤胆战士，单枪匹马对付强大的对手。独个儿对着大伙儿干。更精彩的是大伙儿对着他一个人干。以强凌弱，一下子读者就会同情他。可是事实上，恰恰是他一个人对着大伙儿干，是他主动进攻的，是他先跳出来开火的。他的学术斗争，意义相当复杂，相当成问题。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学术斗争，谁也不会落个绝对正确。自然罗，也可以替他把事情弄得简单些，编上一套。不过，这样一来，就不好用他的真名实姓了，其他许多人的姓名也该一笔抹去。结果，谁也不会相信我的故事。

其次，我想对这个人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，特别现在他

已经去世了，更有必要这样做。

我想叫大家看看，人是多么了不起；看看我们这里有多么出色的人。

真人真事当然是有妨碍的，捆住了手脚。虚构的人物好办得多。虚构的人物任人摆布，并且纤毫毕露——他的一切想法和意图，他的过去和未来，作者都一清二楚。

另外，我还有一个任务：向读者灌输一些有用的知识，介绍些材料。这些知识，不用说，会令人惊诧莫名，但遗憾的是，对于文学作品并不相宜，倒是适合于科普小品。《三个火枪手》^①的半当腰，如果插进一段介绍剑术的文字，你看该多么煞风景。读者肯定会跳过这几页。我可是得让读者看我介绍的知识，因为这恰恰是最重要的东西……

我希望看这本书的人越多越好；我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才写这本东西的。自从我发现了我的主人公的主要秘密之后，我就开始构思。

……至于秘密，也大可利用一下。一说到秘密，总能吸引人；何况这一秘密并不是无中生有的：我确实花了很多时间，研究我的主人公的日记和文档；我从中得到的一切，对于我来说，是一个新发现，使我参透了一个人一生的秘密。

然而，说老实话，这一秘密并没有惊险百出的情节，没有跟踪追击，没有阴谋诡计，也没有险滩暗礁。

我开门见山说清楚：

^① 法国作家大仲马的长篇小说，一译《侠隐记》或《三剑客》。

这个秘密是——怎么生活得更好。

在这个问题上，我也满可以激发读者的好奇心。我可以宣布，这玩意儿是最佳生活方式最有教育意义的样板，提供了某种独一无二的生活方法。

“任何领域，任何职业，本方法均能使你取得重大成果！”

“即使才能十分平庸，本方法仍可保证取得最大的成就！”

“你学到的方法并不抽象，而是可靠的，经过多年的经验验证，切实可行，行之有效……”

“消耗最小，效果最大！”

“举世首屈一指！……”

我也可以向读者预告，我要谈的是一位当代的杰出人物，是他们没有听说过的。我要描绘一位精神上的英雄，他的道德信条是如此崇高，以致如今看来似乎是不合时宜了。他的一生，表面上再平凡不过，从某几点上说，竟是不如意事常八九。以小市民的眼光看，他是个典型的不走运的人。然而就生活的内在涵义而论，这个人心灵和谐，很幸福，而且他的幸福是一种最高级的幸福。老实说，我原来以为这种气质的人已经绝种了。简直是恐龙……

好比古代发现土地，好比天文学家发现星座，作家也有发现人的福气。有过一些伟大的发现，发现了性格和典型。冈察洛夫发现了奥勃洛摩夫，屠格涅夫发现了巴扎洛夫^①，

^① 《父与子》的主人公。

塞万提斯发现了堂吉珂德。

这也是一个发现。他不是普遍性的典型，算是我个人的典型；也不是典型，不如说是理想人物。不过，这个词也不贴切。柳比歇夫当理想人物也并不合适……

我坐在一间不舒服的大教室里。没有灯罩的电灯刺人眼睛，照亮了斑白的鬓发、秃顶、研究生们朝后梳得服服帖帖的头发、乱蓬蓬的长发，还有时髦的假发、黑人们漆黑的鬃发。教授们、博士们、大学生们、记者们、历史学家们、生物学家们……最多的是数学家，因为就在数学系开的会——哀悼亚历山大·亚历山德罗维奇·柳比歇夫的第一次纪念会。

我没有料到会来那么多人。特别是青年人。他们来可能是出于好奇心。因为他们不大了解柳比歇夫。不知道他是搞生物的，还是搞数学的。是个半瓶子醋？是个业余爱好者？好象是业余爱好者。可是业余爱好者又怎么着！图卢兹的邮局职员——伟大的数学家费尔玛^①不也是业余爱好者？贝塞麦^②也不是专门搞炼钢的，同发明炼钢新工艺的托马斯^③一样；托马斯不过是警务法庭的一个办事员。柳比歇夫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不是活力主义者便是实证主义者，再不然是唯心主义者。反正是左道旁门。

连做报告的人也没有说清楚。

① 费尔玛(1601—1665)，法国数学家，解析几何的创始人之一。

② 贝塞麦(1813—1898)，英国设计师，酸性转炉吹炼法的发明者之一。

③ 托马斯(1850—1885)，英国冶金学家，碱性转炉炼钢法的发明者。

一些人认为他是生物学家，另一些人说他是搞科学史的，也有人认为他是昆虫学家，还有人说他是搞哲学的……

每一个做报告的人都介绍了一个新的柳比歇夫，与旁人介绍的迥然不同。各有各的说法，各有各的评价。一部分人把他说成是革命者，是造反派，敢于向进化论、遗传学某些牵强附会的定理挑战。

另外一部分人描绘了一位最善良的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形象，对待对手宽宏大量得无边无际。

“……不论哪一种哲学，其中切实的批判性和创造性的思想，他都很重视！”

“……他的力量在于不断地开动脑筋，他提出问题，他激发思想。”

“……某一位伟大的数学家说过：‘天才的几何学家提出定理，高明的几何学家证明定理。’他就是这样一个提出定理的人。”

“……他精力过分分散。他本来应当集中搞分类学，不该分心旁骛哲学问题。”

“……亚历山大·亚历山德罗维奇是精力集中、创造精神有明确目标的样板，他一生贯彻始终……”

“……数学家的禀赋决定了他的世界观。”

“……他在哲学上知识渊博，所以能就物种起源问题提出新的见解。”

“……他是个唯理主义者！”

“……唯物主义者！”

“……幻想家，往往迷途忘返，是个直觉主义者！”

他们同柳比歇夫是多年之交，对他的著述也了解有年，但每个人都只是介绍了他所了解的柳比歇夫。

他们过去当然也知道柳比歇夫博学多才。可是只有到现在，听了旁人的介绍，他们才明白，他们了解的柳比歇夫，只是他的部分面貌。

在这次纪念会之前，我花了一个星期阅读他的日记和书信，探究他的脑力活动史。我开始只是泛泛地浏览。无非是些别人的信件，无非是些写得挺好的文字，表露了别人的心灵，记录了别人往昔的忧虑以及已经成为过眼烟云的愤怒。这种愤怒之情，我也是涓滴在心，因为我也想过同样的问题，只是没有想到底……

用不了多少时间，我就相信我过去并不了解柳比歇夫。认识倒是认识，同他见过几次面，我知道他是一位难得的人才，但是他的个性如此恢弘开阔，却是我始料所不及的。我怀着羞愧的心情回想起我过去竟把他看成是个怪人，一个聪明可爱的怪人；我很痛心，错过了许多同他促膝相对的机会。有多少回，我打算到乌里扬诺夫斯克去看他来着，我以为来日方长。

不知是第几次了，生活教我对什么事都不要因循拖延。仔细想想，生活实在是个任劳任怨的好当家，她一次又一次地给我机会，安排我同许多当代最有意思的人物见面。可是我不知忙些什么，来去匆匆，因循拖延，以致失之交臂。我拖拖拉拉是为了什么？忙些什么？当初瞎忙的那些事，如

今看来是那么渺小，而损失是那么惨重，主要是再也不能挽回弥补了。

坐在我旁边的一个大学生耸耸肩膀，一副莫名其妙的样子。讲话的人聚讼纷纭，他没有办法统一起来。

柳比歇夫去世总共才一年，就弄不清楚他实际上是个什么样的人了。

死者是属于大家的。这是无可奈何的事。做报告的人从柳比歇夫身上挑出他们喜欢的东西来讲，再不然就是选择他们需要的东西来做他们的论据。年复一年，他们塑造的柳比歇夫的各种形象会融合成某种中性的东西，说得确切些，融合成一种人人都能接受的折衷的东西，没有矛盾，没有难解的谜，给磨平了棱角，很难辨认出原型。

然后，人们会对这个折衷的形象加以解释，判断他的错误所在，确定他在哪些方面走在他的时代的前面，把他的形象变得人人都十分理解。然而并不真实。

当然罗，这还得看他就范不就范。

讲台上方，挂着一帧镶在黑框里的巨幅遗像——一个秃顶老头儿，皱起蒜头鼻子，在搔后脑勺。他啼笑皆非地看着，不知是看着听众还是看着讲话的人，仿佛是在考虑怎么再干它一家伙。明摆着，所有那些自作聪明的讲话和议论，如今同他风马牛不相及了。他已经作古，再也见不到他，可又是那么需要他。我太习惯于他在世时的情形。当初，我知道什么地方有那么一个人，什么事情我都可以同他谈，什么事情我都可以同他争论。那时，我一念及此便感到心满

意足。

人一死，许多事情真相大白，许多事情便见分晓。我们对死者的态度，也能够盖棺论定了。我从做报告的人的发言中感觉到这一层意思。他们的发言很明确。在他们眼里，柳比歇夫的一生已经结束，现在他们打算对他的一生通盘推敲一番，作出定评。不言而喻，事到如今，他的许多思想将得到公认，许多著作将出版或再版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死者比生者有更多的权利，有更多的机会……

……我也可以这样办：先跟读者打个招呼，说明本书索然无味，连篇累牍都是枯燥的、纯粹是事务性的散文，连散文都谈不上。作者很少花功夫去润色雕琢，叫读者看着舒服。作者本人对这些材料也感到很棘手。对这部叙事小说的体裁，作者自己也觉得别扭。作者所以要如此这般，原因将在小说结尾中交代。

第二章

谈谈爱的起因及其奇异之处

他的崇拜者对他倾慕的热忱，早就叫我瞠目结舌。他们在纪念会上，并不是破题儿第一遭使用那些形容得似乎过甚其词的字眼。过去，每当他来到列宁格勒，总有人欢迎，有人陪同，在他的周围总有一大帮人簇拥着。人们争先恐后，把他拖到五花八门的研究所去讲学。在莫斯科也是这样。干这种事的人，并不是那些喜欢起哄的人，并不是新闻记者（他们专门发掘未成名的天才；确实有这样的人）。恰恰相反，那都是些严肃的学者、年轻的博士——极其精密的科学方面的博士，是宁愿打倒权威而不愿树立权威的怀疑派。

在他们的眼里，柳比歇夫能算老几？——似乎无非是一个小地方的教授，乌里扬诺夫斯克什么地方的，一不是奖金获得者，二不是学位最高评定委员会委员……他的学术著作吗？确实评价颇高，但有些数学家比他更有分量，有些遗传学家比他更有贡献。

是因为他学识渊博吗？他确实博学，但在我们这个时代，学识渊博足以使人惊奇，却不能令人心折。

是因为他的原则性和胆量吗？当然是罗……他不乏大胆的创见。

可是，拿我来说，对这些大胆的创见，只有少数几处能够击节赞赏；大多数人对他的专门研究不甚了了……柳比歇夫发现了鉴别三种名叫海托克涅姆的昆虫类属的最好方法，但这同他们有什么相干？我不明白海托克涅姆是什么，至今没有搞懂。对鉴别功能也毫无概念。然而，难得同柳比歇夫见过的几次面仍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。我扔下自己的工作，跟随着他，接连几小时倾听他速度很快、发音难听、象他的笔迹一样含糊不清的讲话。

这种爱慕之情和强烈的兴趣，叫我想起了尼古拉·弗拉基米罗维奇·季摩菲耶夫-列索夫斯基，想起列夫·达维陀维奇·兰道和维克多·鲍里索维奇·史克洛夫斯基^①。自然，那会儿我知道他们是出类拔萃的人物；他们的出类拔萃是大家公认的。柳比歇夫可没有这样大的名气。我见过他平日的样子，头上没有任何光轮：衣着寒俭的一个老头儿，体态臃肿，其貌不扬，对文坛形形色色的奇闻轶事怀着小地方人的那种兴趣。他的魅力又在于什么地方呢？乍看起来，吸引人的，是他在观点上标新立异。他所说的一切，似乎都是离经叛道的。最最不可动摇的原理，他都能提出怀疑。他不怕冒犯任何权威——达尔文、季米里雅泽夫、泰

^① 列索夫斯基（1900—），苏联生物学家。兰道（1908—），苏联物理学家。史克洛夫斯基（1893—），苏联作家。

雅尔·德·夏尔顿、施辽丁格^①……论据每每从别人没有想到过的地方突然冒出来。显而易见，他丝毫没有掂量别人的牙慧。一切都是他自己的，是他自己深思熟虑的结果，并经过他自己的验证。连讲话都是用他自己的字眼，并且用这些字眼的原始意义。

“我是个什么人？我是个狄列坦特^②，杂家狄列坦特。这个词出自意大利文的‘狄列托’，意思是愉快。这是指这样一种人，他不管干什么工作，只要干起来便会感到愉快。”

标新立异仅仅是表面现象，从中可以推测到一整套世界观体系，某种不平常的东西，犹如一座睥睨天空的巨型建筑的轮廓。这座尚未落成的建筑，形状奇特，引人入胜……

但，这仍然不足以说明问题。这个人还有别的什么魅力。不仅仅是吸引了我。向他求教的，有教师、囚犯、科学院院士、艺术理论家、新闻记者、农学家以及我不知其身分的人。他们的来信我没有看过；我看过柳比歇夫的复信。详尽、认真、畅所欲言，有的写得妙趣横溢。每封信都文如其人。可以感觉得到他的不落俗套、独行其是。通过他的信，我更理解了我自己的感情。他在信中似乎比当面打交道时更加推心置腹。至少我现在是这样想的。

他几乎没有学生，这不是偶然的。虽然许多创立了整个流派和学说的大科学家也大抵如此。爱因斯坦也没有学

① 夏尔顿(1881—1955)，法国古生物学家、哲学家和神学家。施辽丁格(1887—)，德国理论物理学家。

② 意为业余爱好者或半瓶子醋。

生，门捷列耶夫和洛巴切夫斯基^①也没有。学生和学派，并不是常见的事。柳比歇夫有他的崇拜者，有拥护者，有景仰者，也有读者。他没有学生，只有私淑弟子。也就是说，他并没有教他们，是他们向他学习。学习什么呢？很难说。主要是学习应当怎样生活怎样思考吧。似乎咱们总算找到了一个人，他知道他活着是为了什么，有什么目的……仿佛他有什么崇高的目的，甚至可能领悟了他存在的意义。不仅仅是过一种合乎道德的生活，不仅仅是问心无愧地工作，似乎他明了他所作所为的内涵意义。显然，这只适用于他一个人。艾伯特·施维采尔并没有呼吁任何人到非洲去当医生。他选择了自己的道路，选择了自己的方法去身体力行自己的原则。然而，施维采尔的榜样仍然触动了人们的良知。

柳比歇夫有他的历史。不是很清楚，大部被云雾笼罩着。云雾到如今才开始消散，但一直可以感到它的存在。不管怎么说，人撇开他的言行，他的智力和灵魂超越了一切已知的物理定律，具有一种特殊的放射性……灵魂越高尚，给人的印象越强烈。

^① 洛巴切夫斯基(1792—1856)，俄国数学家。